

迷失的孩子

牛殿庆

初夏的一个双休日，我一如既往，早早地来到了学校，享受我喜欢的假日校园的宁静，享受一人世界。

我下了电梯往右转90度弯，往走廊里走，远远地听到“叽叽叽、叽叽叽”小鸟的叫声。“我的办公室来了不速之客，成了鸟巢了。嘿，我把它抓回去放在家里的鸟笼里！”我一阵窃喜，放快了脚步。

昨天晚上，我临走时，关了空调，打开两扇窗子，想换换空气，去去杂味儿，想不到一夜之间被鸟儿侵占了。

我迅速打开了门，走进办公室，看见窗口外五只小鸟在盘旋着，叽叽叽地叫着。而我的头顶上中央空调的冷气百叶窗里，也叽叽叽地传出了稚嫩的声音。我明白了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小小鸟莽撞地飞进了天棚，或许就是从这百叶窗钻进来的，而外面的四五只一定是它的妈妈、爸爸、哥哥……还有左邻右舍。忽然，我联想起那些掉在井里、走到绝壁上、洪水到来时孤守待救的孩子们，那些迷失的孩子们曾在电视上牵动过我的心，我那正想一网打尽后放在我家鸟笼子里窃为己有的欣喜，在联想中消失了。

我开始工作，先是用雨伞的顶部把百叶窗撑开更大的缝儿，小鸟在我的忙碌中哗哗地逃到了远处。我把窗子开得更大，想让大鸟进来，大鸟却依然盘旋着，防备我的窗口是个陷阱。

“叽叽叽……”“叽叽叽……”好像在说：“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，还不出来？”“我不敢出来，你们没看到这里有个大坏蛋吗？”

它们焦虑的样子开始让我忧心了。盘旋的大鸟们累了，就站在对面楼顶的壁上，目不转睛地望着这里，依然忧虑地叫着。而屋里的小鸟，也没能按我的意愿飞下来。

“叽叽叽……”“叽叽叽……”好像在说：“你这孩子没看出来吗？他是想帮你！”“妈妈，我还是害怕嘛！”“让它在里边呆着吧，你们忙去吧，让你们费心了！”

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半个小时，大鸟们相继飞走了，剩下了

最后两只，那一定是它的爸爸妈妈。我发现百叶排气窗旁有一个像天窗一样的方块，我用雨伞顶了一下，果然是活动的。于是，我搬来了凳子，把气窗留出三分之二的空间。

“叽叽叽……”“叽叽叽……”几次对话交流后，小鸟疲惫不堪地飞落到地板上。我疾步上前，几番努力，终于把它抓到了手里。

这正是一个练习翅膀的年龄，它的喙上还有稚嫩的鹅黄，像我们人类一样，是个没断奶的孩子，走路还要大人牵着，不留神就给走丢了。

我想起我小的时候，一次母亲晾衣服的功夫，我三摇两晃不知不觉就钻进了邻居家的羊栏。我特别喜爱小羊羔，我也像小羊羔一样，和小羊羔玩了个痛快，哪管母亲疯了似的喊我的乳名。母亲找到我时眼泪都掉了下来，她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下，我却嘻嘻地笑着。

小鸟比人类进步的周期快多了，这只小鸟很快就会自己寻食了，很快就“成鸟”了，就会自己闯世界了。而我呢？幼儿园没读过，是因为村里没有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……一直在母亲和家人的呵护下成长，人类比鸟类麻烦多了。

要是人是一只鸟该多好呀！

小鸟还在我的手里，我理了理它淡淡的羽毛。“叽叽叽……”它或许是在呼叫它的母亲。它的父亲母亲双双蹲在对面的楼顶上，和它们孩子说着话，小心忧虑地注视着我这个怪物。

我走到了窗前，又一次理了理它的羽毛，把它放在我的掌心里。

飞吧！小鸟像断线的风筝拍打着翅膀往下斜飞着。“叽叽叽……叽叽叽……”它的妈妈还有爸爸，迅速地飞了下来，把小小鸟夹在了中间。“叽叽叽……叽叽叽……”急切地叫着，那一定包含了鼓励，包含了飞行指导。我好像听到了母亲教我学步的声音，两只小手牵在母亲的掌心里，“走走走……慢点，慢点，慢点……”；我好像听到了教我开车的教练的怒吼：“左转”、“二档”、“红灯啦”、“踩这么急干嘛？”……

在两楼相交的一个拐角，小小鸟安全着陆，小鸟一家在“叽叽叽”声中胜利欢聚。

随笔两则

范伟国

小 楼

吾乡钱湖，颇具“太湖气魄、西子风光”。

何谓“西子风光”？即与西湖一样，细微处亦能见精华，如杭州卧龙桥畔的郭庄。

钱湖畔的211创意空间中，也有这样的所在。朋友在这里面造了两幢楼，虽然这楼也讲究，仿西洋大别墅的风格，建材原装进口，如花窗玻璃、马赛克之类。这些豪华的装潢也就看了几眼罢了，倒是楼旁的亭园让我流连忘返。

推门进去，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，居中有小楼，绿波环抱，飞檐跃然，轩窗敞亮。入室，一条案，一方桌，两明式座椅，别无赘物，顿见主人襟怀。

由西厢出，移十数步，有一石亭，枯藤缠绕，绿树掩映，古韵盎然。吾等红尘中人不由感叹：人生有此，夫复何求？

文化人的理想境界，以我门外汉的揣度，一是珍本盈室的书房，一是自成一统的小楼。劳作一生，小有成就的话，弄间小书房，应该不是难事，珍本可能就没有了。倒是这小楼的构筑与拥有，就是有钱有势，也未必有此雅兴，有此眼力。

“花外轩窗排远岫，竹间门巷带

长流。”这小楼生活的雅致，是种阅历，是种追求，更是种情怀。唐诗宋词的大师们或借景抒情或咏物言志，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作，也遗赠了超越时空的“意象”，如：“东风”“西窗”“芭蕉”“丁香”，等等。

这“小楼”，亦是古人创造的“意象”之一，蕴含了文人墨客的多少思绪？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明朝深巷卖杏花。”自是从小能背的陆放翁名句。“漠漠轻寒上小楼。晓阴无赖似穷秋。淡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这宋代秦观《浣溪纱》里写的，倒极切合我今天浏览这江南小园的景象。“独立小楼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。”唐代冯延巳的寂寞与失落，越千年时空而来。然而，最伤心凄凉的莫过于南唐的李煜了：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”

小楼雅否，还看谁人在用。夏降急雨，宜听鼓敲黑瓦；冬飞密雪，宜围炉品茗；春风鼓荡，宜奏琴，琴调和畅；秋意萧瑟，宜咏诗，诗韵清绝。闲时把卷，不妨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；忧时登高，放眼风帆沙鸟，烟云竹树。人或曰：此神仙居也。

半 亭

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。”鲁迅先生的这句诗我最喜欢，心情不爽时会借此宽慰一下自己，虽然本人从未有过小楼。

前面文章写的钱湖211创意园区中的“小楼”，由于地块的逼仄，房屋进深较浅，只能算是“半楼”。楼主是古建筑专家，又是文化系统出身，自然懂得借地借势的腾挪之法，但他就是造了“半楼”。

想起了天一阁园林中的兰亭。这兰亭也只造了半个，借水池西边的一角筑起，黑瓦短檐，朱柱雕栏，却也玲珑剔透，小巧可人。真是：楼亭不在大，有半亦可；池塘不在深，有仙则灵。这“仙”就是建造者的匠心。匠心独运，布置得当，自然化小为精，令人驻足了。

而这“半”，却也是魅力无穷。我曾引用清代学者李密庵《半半歌》写过文章，但这几句还是值得再读：“看破浮生过半，半之受用无边。半中岁月尽闲，半里乾坤宽展。……酒饮半酣正好，花开半时偏妍。帆张半扇免翻颠，马放半缰稳便。”

信马由缰地想来，这天一阁的藏书也蕴含着“半”：是祖宗范钦公只做了一半，让后代子孙再做另一半的

事。范钦公造了“宝书楼”，于私心说，是想“永宝藏之，传于后世”。传于后世做什么？后世者我自然无法知道祖宗当时想的是什么。但从客观上说，有聚必有散，藏书有传承的时候，或者说总有公之于世的时候。那么，这藏书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不是为着后继的某一代而保存当时的精神产品的行为呢？藏书，其实是为着某一天的捐书，或是为着某一天的“公开”？《半半歌》还有这样几句：“一半还之天地，让将一半人间，半思后代与沧田，半想阎罗怎见。酒饮半酣正好，花开半时偏妍。”

想至此，不由微微一笑，这怎一个“半”字了得？

